

杨浦人文

另一种叙事记忆:工人子弟(十二)

■管新生 文

1

记忆中,那些年的秋天似乎与如今很有些不同,九月底一到,哪怕正在肆虐的秋老虎也立即逃遁得不见了踪影,最为明显的时令特征是十月一日那天一定得换上两用衫,不然嗖嗖秋风便钻你个透心凉。行文至此,思绪便不由自主地被扯向了遥远,牵进那年的秋色中去了。

印象颇为深刻的是上面突然来了一道指令,命令我们单位基干民兵(当时上海民兵是否统一改为“文攻武卫”已无记忆)执行一项很常规的政治任务:为了保证每年例行的10月1日人民广场国庆游行的顺利进行,要在天亮以前进入阵地——在南京东路广西北路路口筑起一道道“人墙”担任交通管制任务,而大规模游行是在上午十时开始。

我们必须在9月30日清晨三点钟到达厂门口集合,集体坐车去人民广场。这是个尴尬的时间段,公交车还没上班,自备自行车条件不具备买不起。于是我就住在了厂子里的同事王来法家,忘了是在盐山路还是松潘路,反正离厂不远。

当南京路的路灯光晕犹自在闪烁着一片昏黄时,我们已经进入了“阵地”,一切都在按既定程序进行。随着天色一点点放亮,从四面八方赶来看游行队伍的轧闹忙市民一点点增多,渐渐受到他们无穷无尽的指责、抗议,发展到后来,甚至有了不成规模的“肢体冲突”。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我们必须面对这些躁动不安的人群,背朝浩浩荡荡向外滩的游行队伍。所以我们自己根本看不到游行队伍的壮观和风采。当游行结束,我们收到“收队”的命令时,那些被几道人身体防线阻挡在外的人流顿时爆出了一阵呼啸,直向南京路冲去!但是,他们很仇恨地将咒骂抛向了已经撤到路边人行道上的我们。而我们回报给他们的,只能是无奈的一丝苦笑。

国庆大游行其实十分壮观。人民广场上空回响着庄严的国歌,游行队伍最前面的是解放军仪仗队,他们高举五星红旗,抬着国徽,继之是工农兵的队伍,各行各业的队伍,还有少先队红领巾中的队伍,各自穿着极具行业特色的服饰,抬着醒目的大标牌和道具。

那时诸如此类的政治任务或游行很多。比如更早些年的“要古巴,不要美国佬”!又比如,著名的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被刺杀了!

上海工人毫无例外地一次次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凡那个时代的人皆有记忆:我们挥舞着一根根贴着五颜六色写有口号标语纸张的短竹木竿,高举着火红火红的旗帜,甚至还出动了当年洋商厂铜管乐队的工人演奏员,从厂里出发,一路吹打,一路行进,威风凛凛地向区委、区政府所在地进发,到达目的地后高呼一阵口号,然后继续游行回到厂门口。再然后,立正解散,向后转回家。

还有一次,史无前例的上海几十万人上街游行,以热烈响应“5·20”声明。

这一次,我很荣幸地没有作“人墙”,也没有迈开双腿挥舞小旗子,而是静静地从四川中路33号临近延安东路的轻工业局办公大楼的窗口向游行队伍行注目礼。

那个时候我正从厂里被抽调到轻工业局大批判写作组,学习当年风行一时的一种体裁的写作——小评论。召集人是来自上海梅林食品厂的姜丕基,还有一位好像来自高压容器厂叫李定国的厂医。姜丕基牛皮哄哄地拿出了一份他被《解放日报》排成校样的小评论给来自二三十个单位的写作组成员传阅,而我们这些还没来得及开眼界见世面的毛头小子,一个个像捧读圣旨一般恭敬而崇拜。

姜丕基有两手绝活:书法和象

棋。每到午饭后,我们这些精力过剩又斗志昂扬的朋友便摆开象棋摊头向姜丕基公开叫板了:来来来,杀两盘!往往相映成趣的是,我们十来个人为一方,姜丕基独自一人成一方。初,他还一本正经地和我们过招,后来,他终于看穿了我们几斤几两的小儿科水平,索性背过身下起了“盲棋”!我们十几个人商量半天方才走出一步棋,而他却是手起棋落,落子飞快,斩你于马下没商量。十盘八盘,五天十天,结局总是如出一辙:赢者为他,输家属于我们绝大多数人!后来实在输得不甘心了,便使出了歪招:偷他一只车一只马一只炮,反正他背朝大家身后不长眼睛!但却屡屡被他识破,说我们赖结皮!他很牛皮哄哄地告诉我们,他的这一手棋艺是跟大名鼎鼎的窦国柱老先生学的!窦国柱是啥人你晓得伐?

大家异口同声说,阿拉不认得!

至于他的书法是跟谁学的,忘记了。当时人送姜丕基外号:祝枝三。

后来,轻工业局大批判写作组写作小评论的学习结束了,但我和姜丕基却成为了好友,并且与未来的诗人袁金康一同结为了“三剑客”,时不时地还到他厂里揩油购买一些梅林牌午餐肉、红烧脚圈、凤尾鱼、炼乳、糖水桔子等罐头食品,只不过那些罐头有点像踏扁了的钢精锅子,很便宜的处理价,三分钱五分钱一听。当然,质量保证过关。在物质匮乏的年代,绝对美味绝对上品。

再后来,改革开放以后的八十年代初,姜丕基和李定国先后考进了《新民晚报》,成为了名动一时的名编和名记。

相关链接

马丁·路德·金(1929年1月15日—1968年4月4日),著名的美国民权运动领袖。1963年,马丁·路德·金觐见了肯尼迪总统,要求通过新的民权法,给黑人以平等的权利。1963年8月28日,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了《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1964年度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1968年4月,马丁·路德·金前往孟菲斯市,领导工人罢工后,被人刺杀,年仅39岁。从1986年起,美国政府将每年1月的第3个星期一,定为马丁·路德·金全国纪念日。

1970年5月20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明声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5·20声明”。

“5·20声明”的背景有二:

一是柬埔寨发生政变。在美国的策动下,1970年3月,以朗诺—施里玛达为首的军人,发动政变推翻了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为国家元首的政权。西哈努克来到中国,周恩来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他,仍然把他作为柬埔寨国家元首。随后,中国政府公开表态支持西哈努克,同意他在中国组建流亡政府,重新夺回政权。此后多年,西哈努克都工作、生活在中国。

二是美国新的军事行动。1970年4月30日,7万名美军和南越军人从越南南部侵入柬埔寨。5月1日、2日,美军恢复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广平、义安两省的轰炸,进一步扩大了侵略印度支那的战争。

1970年5月21日上午,北京召开了50万人参加的“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大会”。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出席,西哈努克亲王也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林彪宣读“5·20声明”,那时他已经是中央二号人物。随后,在全国很多城市都举行了集会游行,热烈拥护伟大领袖的“5·20声明”。

窦国柱(1900—1978),职业中国象棋棋手。幼时向前辈高手周焕文习弈。对中国象棋、围棋均有较深造诣,棋坛称之为“双枪将”,驰骋弈坛六十多年,著有《近代象棋名手对局选》等书。



晨溪 ■徐平

意犹未尽

永远的圣诞老人——送您,老师

■王菊影 文

是时,平安之夜。

孩子们在等待,等待那位传说千年的老人,戴着雪帽穿着雪靴背着大口袋……

于是,您走了——

走向期待,是您一生的愿望与力行。

在许多人心忙着装填自己的小口袋和大口袋之时,您希望还有传说可以美丽而真实,还有期盼可以坚信和坚守,至少是孩子。所以,您急着远行,化身那个肩背大袋的白胡子老人。

我很惭愧,我和上海区县报的同仁应该以您的快乐为快乐,但那一刻,我不快乐。泪水夺眶,悲从中来……

和您初识于14年前。作为浦东新区周报的总编,我把前任总编传说的上海区县报高级顾问团的专家请来浦东,为《浦东新区周报》的改版做一次专业诊断。

第一次,见到了上海新闻界赫赫威名的马达、贾安坤、张启承、石俊升……见到了您。我像小学生一样诚惶诚恐,因为你们都是我踏入新闻界后的顶礼人物。但是,没有傲慢,没有威严,没有隔阂。已经仙逝的马老像慈父对待女儿一样爱护鼓励,安老时时以菊影兄呼之,其亦父亦友的怜爱令我感受至深。您是顾问团的团长,您和您的“团员”自此成为我办报的“专业助手”和精神力量。

当年,上海有19个区县,有19家区县报,然其法理定义只是“上海市内部连续性出版物”。但16年前,当时任静安时报总编杨继龙、长宁时报总编赵成樑、劳动报退休副总编顾宪龄倡议成立一个区县报联合组织时,得到支持最大的就是时任上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的您。前期的接触,您感受到了区县报同仁强烈的使命感和进取心。您说,“组织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一支为区县党政中心工作呼吁,为区县干部之间架设直接桥梁的宣传力量,记协有责任和义务将其纳入管理和服务的范围。于是,一个不是组织的“组织”——上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区县报工作委员会进入工作状态。

您的支持不止于此。在大家筹划应同时建立一个区县报高级专家顾问团时,您又欣然应允出任“团长”,并请来上海三大报刚退休的总编、请来市文联的李伦新主席加入。之后,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贾树枚老师、新民晚报社原总编丁法章老师,

乃至今日市记协的宋超主席,都由您先后引进顾问团。

我经常自豪地对外宣称:上海区县报也许不入一流,但区县报有一个顾问团却极其豪华,拥有上海滩新闻界最显赫最权威的前辈。

2003年7月,新闻出版总署发文,全面清理整顿报刊。那时,区县报总编皆怀有一颗跃跃欲试的发展之心。若我,已多次提交报告,建议浦东创办一份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报刊整顿一刀切的政策,却让区县报有不进则退之虞。您和顾问们着急了。你们这批大报总编,在与区县报的接触中,深深体会到了区县报的创业精神和创新活力。8月6日召开专题会,马达老师一开口就坐不住了,在会场里来回踱步,说:浦东作为实施国家战略、举世瞩目的开发区,没有理由不给刊号。文汇报原总编张启承老师说得很实在:19家区县报都要刊号几乎不可能,但浦东不一样,地位重要,现在的办报基础好,浦东要抓住这次机会,赶快申请刊号。您似乎更激动,说,《浦东新区周报》的办报水平不亚于大报,不但要办下去,还要争取公开发行。已故的安坤老师连夜电话当时宣传部的宋超副部长,陈情区县报的重要意义……

2004年,我和同事领命承办上海区县报纪念第五届记者节暨年度好新闻颁奖典礼。有感于您和专家们的一再嘱咐:区县报一定要抱团取暖联合发展。我在这次庆典上第一次提出了“十九家是一家”的文化理念。

由于行政区划调整,区县报也由19家而18家17家即将16家,但无论多少家,“区县报是一家”的价值追求,始终未变。我们不再苛求一个“名份”,不再拘泥一个“形式”,如您所说,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把自己做好。

16年19家,在区县报工委前秘书长顾宪龄老师的热心召集下,您和顾问团的专家们一家一家轮流上门,辅导记者编辑,点评报纸优劣,手把手教会年轻人学会采访写稿学会编辑排版,教会总编如何管理发展报业。更让人感动的是,您每一次辅导或讲话,无论大会小会,都会事先工整地写好稿子。其认真其执着,丁法章老师在今年的颁奖大会上说及不禁动容。

16年,区县报的办报水平早已今非昔比,各报的总编换了一轮又一轮,但对您和顾问团专家的感激与敬

仰日久弥深。

16年,白发苍颜。马老和安老已先您而去,倏老多年病重,宪老也已行动不变。想到后继之忧,年初就说到要充实顾问力量,当宋超主席提议三大报的在职副总编加入时,您和法老欣然应允代为联络。今年9月,您已住进华东院,我和工委现任秘书长杨继龙到院探望,说及新顾问聘任仪式,您说,我能参加,只要错开我上午输液的时间。如今想来,您必是知道自己来日无多,想尽最后之力,把区县报托付后人。

果然,9月21日的聘任仪式,您如约而来,一来就说“我要说几句”。

您特意站起身,一旁的宋主席拉您坐下说,您不肯。面对在座的“新老”顾问,您这一站一说,用心良苦呢。那一番深情的回顾与嘱托,不思量,自难忘。您说,16年了,和区县报是有感情了。区县报的总编特别有人情味,区县报工委虽然不是一个常规组织,但他们的工作非常规范,特别温暖。区县报的作用很大,提高很快,但现在困难也不少,以后,你们要好好扶持,我就把区县报交到你们手里了。

说及区县报工委,确切地说是一种工作状态。我的理解,就是一个由志愿者用兴趣和热心自定义的工作机制和方便说法。

您为三位新聘顾问发聘书,知您病情实情的宋超主席,忙着用手机摄像。平安夜,他把您发聘书的照片和您在医院时各种姿态笑容的病号服照片发到顾问团微信群,每一张都鲜活灵动。斯人如前,相对难相逢。

11月5日,上海区县报纪念第十六届中国记者节暨年度好新闻颁奖在崇明会议中心举行。16年来,专家席上,您第一次缺席了。开完会,我和杨继龙搭车赶到华东院。您还是那样笑脸相迎,从不向我们传递丝毫痛苦;您还是那样表情轻松:我活了80多了,够本了,多活一天是赚的,马上就走也没什么可抱怨的。我说,丁老师,您肯定没事,上一次不是挺过来了吗?一直听您说家乡天台有多好,还等着您明年带我去天台呢。

如今想来,您一定以为我是在安慰您,但我是真觉得您会熬过此劫,因为您是那样的开朗那样的乐观,全无暮气。

所以,我宁可相信,您是主动选择戴雪帽穿雪靴背大口袋去了。

知道得病,您联系家乡天台的学校,把自己的著作和藏书捐给校方,那是否是您的第一次“实习”?从您的大口袋中掏出惊喜掏出希望带给孩子们。

此去,俗世少了一位新闻骄子,天地间多了一位白胡子老人——永远的圣诞老人……